

上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研究了行政區劃工作，強調「不隨意更改老地名」，「要把歷史文化傳承保護放在更重要位置」。此舉贏得了網民一致叫好。天下苦亂改地名久矣。

實際上，今年五月一日起施行的《地名管理條例》，已經規定：不以國內著名的自然地理實體、歷史文化遺產遺址名稱作行政區劃專名。

新規定具有明顯的撥亂反正的意味。改革開放後，出於招商引資、推廣旅遊的目的，一場改名運動席捲全國。大量地名被以自然景區、名勝古蹟來重新命名。如湖南大庸市，改名張家界市；福建崇安縣，改名武夷山市；四川灌縣，更名都江堰市；海南通什縣，更名五指山市。一時間，「山」頭林立。這一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令很多延續了上千年、承載着

## 老地名

獨特歷史底蘊和文化意涵、縈繞着游子故園鄉愁的地名，從此消失。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無疑是徽州更名黃山市。徽州人文薈萃、山明水秀、物阜民豐、商賈雲集，其知名度幾乎與蘇杭相埒。徽商、徽劇、徽菜、徽墨、徽派理學、徽派建築，都馳名全國，獨樹一幟。且安徽省之得名，就源自安慶和徽州兩大都邑。雖在短期內宣傳了黃山，但卻讓徽商、徽菜失去了獨特的地理依存，不得不一遍遍強調黃山市就是原徽州。古人「無夢到徽州」，今人縱然有夢卻是無徽州。

還有些地名為了書寫簡便，而改成筆畫較少的同音字。如江西鄱陽縣改名波陽，山西鄆縣改名戶縣。這些早在秦漢時代就已定名的古城，被不倫不類的新名字人為割裂了歷史傳承。如陝西葭縣改名佳縣，「蒹葭蒼蒼」的美感消失了。不過，因為民間呼聲極高，很多地方陸續恢復原名。波陽已改回鄱陽，戶縣在縣改區時順勢更名鄆邑區，用回鄆字。



###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小目標

想像一下：你現在身處床上，被鬧鐘叫醒，揉揉眼睛，意識到今天是星期一，你所面對的是一整個星期的工作，是不是有一種避無可避的無力感？這種無力感，會讓離開被窩這個簡單的動作都變成一個巨大的煎熬。但作為一名「打工仔」，還是要起床，去返工……

在Blue Monday，「小目標」就顯得尤為重要。小目標都要訂在周末，可能是與幾位至交好友的飯敘，可能是一個人去欣賞一場期待已久的音樂會，也可能是前不久為自己下單買的一本書。相比起目標本身，實現目標之前的期待與盼望更為重要。其實人們都很容易滿足，被工作「虐待」了許久之後，人們剩下的精力實在是很有限的，這個時候只需要一個小小的目標，就能牽出長長的期待、生出大大的盼望，將自己剩餘的時間填滿。

相比起網絡上價值一億的「小目標」，對於我們無數個平凡人的小目標真的不用很大，它就是一個念想，小小的就可以，親測有效。它就像是



###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 醒神海瓜子

在老北京，鑽進一間寧波菜館裏吃海瓜子，真的就像在看一道美食紀錄片。有些離你最近又很遠的食材大概都有這樣的魔力，看到和吃到的感覺不盡相同，就像這麼一盤精巧細密的海貨端上來，一口一口地吐皮嚼肉，轉念就好像能衝去慈溪趕海，再一轉念，已經是北方地界上乖巧踏實的一頓飯了。

這個季節的海瓜子除了好看，也真的醒神醒腦，不用其他菜，我一個人就能嗑一盤。菜如其名，一不留神看過去真會以為是南瓜子！跟心靜如水時劇吃零食的感覺異曲同工。作為慈溪特產，這一撮撮白色的小蛤蜊本來生在灘塗中，捕獲的時候泥沙多，但如果放在淡鹽水裏浸養，等沙子吐盡就絕對是人間美味，而且吃得人不知不覺，永遠不會叫停。

帶殼翻炒得海瓜子，上桌還有旺火熱油的味道。如果是在海鮮大排檔，請你一定要不安分地走去後面，親眼看看大廚的顛勺揮舞。因為殼薄、脆，落鍋的聲音清亮、水靈靈，就這一下，足能輾壓多半海貨，悅耳程度不亞於掛在屋頂的風鈴。再眨眨眼，辣椒、沙茶醬，還有「秘製」醬汁輪番倒進去，幾個來回的猛翻，一大捧海瓜子已經在鍋裏勻稱地開出花來，群起而怒放，就像剛甦醒展臂，神清氣爽的少年。

於是你也被感染得元氣滿滿，揮揮小手就撈起一把。可急也是徒勞，到頭來真的要一個一個地嗦下去，一口一整顆，滑嫩飽滿的肉質一覽無餘，這肥美程度絕對是海裏的良心啊。如果說其他蛤蜊菜品，還會偷懶地用平庸實質偶爾敷衍食客，那海瓜子絕對是經歷了高階班的培訓，傾其所有，已經全部是精品。不膩不腥不黏嘴，幾個回合嗑出滿當當大半盤殼，此刻，竟然生出一種自己動手、攪足了「積分」的快樂。



###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 樹皮字體

有個丹麥藝術家，在樹皮上刻了一些字母。然後，靜靜等着它們在樹皮上自由「生長」，五年後，他把長大的字母搜集起來，創造了一種字體，具有獨特的韻味。我想起爬山時，看到一些樹上刻了「到此一遊」，或愛心圈起的人名，不知是愛侶，還是暗戀對象。有些刻的時間久了，樹皮長大，加之風蝕蟲噬，筆畫變形，肥瘦斑駁，若斷若續。和英文字母相比，漢字筆畫多，結構複雜，欣賞性更強。暫且不談此種行為破壞環境，有悖於植物保護主義，這些字確有特殊的藝術效果。可惜，我沒有丹麥藝術家的腦洞，不然，把它們搜集起來，可印一部「樹皮書法」集。

藝術常常來自非藝術。在有眼光的人看來，自然風物別有藝術之美。書法

所謂「屋漏痕」，命名者據說是顏真卿。老牆被雨水浸潤，出現彎曲的痕跡，有一種蒼樸、波磔之感，給書法家以許多啟發，寫字時藏起鋒芒，令其沉渾有力。南方多雨，屋頂上蓋的瓦，時間久了長出小坑，邊角又布滿青苔，灰黑本色濃淺交錯，又塗上墨綠，夾雜成一種渾厚古樸的色彩，拍出照來，很有意境。

還有些古代的日常用具，並非皇家御製或古代藝術家手作，只是家常的碗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想起一個男孩子

態：蒼茫集。

書的扉頁草草寫着：給××女士，連客氣的謙詞、日期都沒有，下面的簽名也不知是否是他的真名。一切都顯示着十五歲青春期的躁動、稚嫩、不安和勇氣。

我記得他。那次我到他的中學做閱讀寫作講座。離開時被男孩子和兩名外貌娟秀的女生攔下，把書送上後寒暄了幾句，上課鈴一響他們就迅速轉身離開了。他個頭不高，精瘦，膚黑，說日後



###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 《風起隴西》

個層面，首先就是讀者或觀眾最熟悉的諸葛亮與李嚴將軍對於北伐和南戰的爭議；其次是蜀漢與曹魏之間間諜暗戰；還有就是官僚制度的權力鬥爭。每個層面都可以獨立成章，《風》劇虛擬蜀國的司閩曹，相等於現代的間諜機關，當中一對好友陳恭和荀詡，二人曾經出生入死，最終卻踏上不同命運路途。

初看《風》劇，礙於古裝對白，角色之間有時尊稱職銜，有時卻以字號稱呼，並有不同名稱的地點和機構，再加



###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有彩虹的風景

《有彩虹的風景》是晚年衣錦還鄉的魯本斯多次創作的主題。其中收藏於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初版和此幅現存法國瓦朗謝訥美術館的再版作品有着幾乎相同的構圖，僅是在人物和羊群數量上略有區別。這張用作勃拉姆斯六重奏封面的版本顯然有着更為寬廣的視角和更加豐富的內容。畫作採用近乎於今天相機廣角的全景構圖呈現了幾個牧羊人在風景如畫的佛蘭德斯鄉間愜意放羊的一幕。左邊茂密的樹林和右側繪有村落的丘陵山脈形成構圖上的疏密對比，而最左側空隙露出的遠山則讓觀者的視角驟然拉寬。中景村鎮後的湖藍色山脈凸

顯了達·芬奇所記述的「遠山皆為藍色」的空氣透視法，穿插在雲霧中的雙彩虹則為遠景的大自然注入了恢宏壯美的史詩感，映射在河面上的彩虹倒影更凸顯了畫家敏銳的觀察力。前景的牧羊人在樹蔭下三兩成雙或倚樹吹笛或席地而坐，透過雲層和枝葉灑在地面上的斑駁光影也讓人、羊群和風景更具層次感。魯本斯不僅繼承了佛蘭德斯地區全景風景畫的傳統，還在吸收威尼斯畫派明快色彩的基礎上借鑒了喬爾喬內和提香的「田園牧歌式」主題。

「碟中畫」《降B大調弦樂六重奏》／《有彩虹的風景》



###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 「無花仔」

在人行道上留下深深淺淺的印記。我曾在某次颱風天過後，拾起一些果實，質樸，青澀。將它們握在手中，與那棵無花果樹對視，分明感受到孕育的艱辛和繁衍的力量。

英皇書院的無花果樹並非人工種植。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某天，人們發現一棵無花果樹的幼苗出現在花園的角落，沒有人知道它是從何而來，只是悄悄地出現生長。

一九六五年，英皇書院的校刊正式更名為The Fig Tree，在卷首語中，有這樣一段話：「按無花

果，吾華吳、楚、閩、越皆有之。花單性，淡紅。臆度者，以無花而果，詭為奇特。今以名校刊，殆寓意勗勉，象徵吾校多穎異少年，異日學業成熟，造福人群乎。」當我在英皇書院的校史館看到這些，我才深刻地理解一代又一代英皇書院的畢業生，為什麼都會自豪地稱自己為「無花仔」。

我的摯友銘和堃都是英皇書院的畢業生，如今一個做醫生，一個做老師。我在和他們的相處之中，時常能強烈地感受到「無花果精神」：做事思維敏捷、能力不俗，

為人謙虛低調、不事張揚。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和一批英皇校友一起自發組成義工隊，經常深入社區和基層家庭做好事。想到這些「穎異少年」「造福人群」的無花仔，我便又想到般咸道上的那棵樹。



###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